

核心提示

固执的父亲自己带着他学习、11年来只偷偷出过两次门、成绩虽优但没有系统……（详见本报3月27日A15版《被幽闭家中11年的“天才”》）

在小波的世界里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将父亲视为“神”，父亲也将其视为“天才”。

他究竟是天才还是问题少年？27日，三湘华声记者再度走进长沙岳麓区的吴家大屋，试图解析小波身上的六个关键词。

■记者 雷昕 戴鹏



3月26日，长沙市岳麓区望岳村润泽园社区吴家大屋，小波没有朋友，休闲时就在家玩玩积木。 记者 童迪 摄

除了一个“神”一般的父亲，这些年他只有一个干瘪的篮球 深锁11年的小世界里没有童话

父亲

“爸爸说的，我就相信”

11岁的小波最早的记忆来自于父亲吴先勇(化名)。

那年小波3岁，他想喝水，指着水杯，但父亲坚持要他说“水”，不说不让喝。直到小波发出准确读音，才喝到水。

在他幼小的心灵世界里，父亲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他反复强调，“爸爸说的，我就相信。”

在小波的记忆中，很多幼时的回忆都是父亲告诉他的，“爸爸说在我2岁时，给我放过识字的动画；爸爸说在我4岁时，带我去河边玩沙子……”虽然他反复强调，自己没印象，都是父亲告诉他的，但最后，他总会说“爸爸说的，我就相信”。

母亲

“法律意义上的妈妈，我恨死她了”

在与记者交流中，小波从不用“妈妈”这个称谓，总是直呼母亲的名字——李芳(化名)。

记者不留神用“妈妈”称呼时，他会面露厌恶，略带不耐烦的表情一遍又一遍地纠正成“李芳”、“法律意义上的妈妈”或者“原来的妈妈”。

“她想把爸爸送到精神病医院，我能不讨厌她吗？我恨死她了！”他甚至直呼爷爷奶奶为“两个老的”，弟弟为“血缘上的弟弟”。

小波对两个日子记得最清楚，一个是他称呼为“血缘上的弟弟”吴建波(化名)的生日——2009年12月21日。因为在那之后十几天，父母就分房睡。另一个日子是父母的分居日——2011年4月17日。但回想起当时的伤心，小波会无故大笑，甚至笑倒在床上。记者问他为什么笑，他说，“不知道，就是想到当时自己伤心就觉得好笑。”

朋友

“我不适合交附近的朋友，我和他们不一样”

小波唯一的朋友是王亚琪，与他同龄，是父亲加入“在家上学”QQ群中一个远在山东威海网友的女儿。

小波的印象中，好友的语文特别好，还知道一些他不懂的网络术语。一次，王亚琪打了一个“囧”字，他看不懂，爸爸也不知道意思，他上网用金山词霸查，找不到“囧”字，只古通“炯炯有神”，他猜测应该是网络术语。

王亚琪也是小波人生中第一个朋友。小波喜欢和她聊天，记者问他聊些什么话题，他只是抿着嘴笑，回答“不好说”。“最初是每天聊一次，后来隔几天聊一次，再后来几个月聊一次。”他解释，有时断网，有时长久都不回应。“聊着聊着就没话聊了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”

小波与好朋友的互动一直处在父亲的监控下。“聊天时，我就在旁边看着，没看到就翻聊天记录。”吴先勇解释，他这样做是怕孩子学坏。

李芳也曾带小波去朋友家玩，认识两个同龄的小朋友。每次见面，小波都会紧张，他说自己害羞。即使见过十几次面，小波仍坚持认为他们不是朋友。“我们没怎么聊天，也没怎么玩，怎么能算朋友？”

小波也从不与家附近的小朋友玩，“我不适合交附近的朋友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你懂的。”记者反复问他有什么区别，他沉默了两分钟，说：“一个在家里上学，一个在学校上学，当然有区别。他们更懂得与人打交道。”

对于小波朋友的匮乏，吴先勇只有一句话，“他有我就够了，不需要朋友。”

学校

“他们看我像怪物一样，我绝对不去学校”

小波第一次进学校是被社区居委会拉进去的。他印象中，从2011年起，“当官的(社区工作人员)”就开始频繁出入家中，跟父亲谈话，劝他送小波去附近的望月小学读书。

去年9月18日，社区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家中，并带着小波去望月小学做知识水平测试。

小波记得，题目很简单，很快就做完了。语文试卷中有一首古诗没默写出来，“当时我以为是五年级语文，回家一查，发现是一年级下册的语文，学太久忘了。”说起测试的结果，他神态中带点小得意。“语文、英语是小学二年级，数学是六年级。”

但这次的学校之旅令小波并不愉快。“我本来就不想去学校，现在更讨厌去了。”小波说，“特别紧张，在学校操场拍电视(电视采访)时，周围很多人。大家看我像看怪物一样。爸爸说他们是看我这个新闻人物，看我像鬼一样。”

小波走进教室，班上的同学都看着他，他感到浑身不自在，转身跑了出去。

这段短短3小时的“上学”经历坚定了小波在家上学的决心。“我绝对不去学校”。他的父亲也在旁边反复强调，这是小波的个人意愿，吴先勇说，“如果在7岁前，小波刚到上学年龄还没有个人意愿，社区的人要送小波上学，可能就去上学了。现在他已经有了个人意愿了，法律规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，谁也不能强求。现在要送他上学，除非我死。”

自学

“爸爸说会电脑就可以了，不用学写字”

小波的卧室就是他十年来上课的“教室”。“教室”里有两张紧挨着的书桌，上面放着两台电脑，这就是所有的教学设备。上课的全部教材都来源于网络下载，通过电脑教学、练习，课外书也直接从网上下载阅读。

吴先勇在电脑里定了一个闹钟，准时“打铃”。每节课40分钟，课间休息15分钟。父母分居前，小波的学习时间很有规律。每天早上八九点钟起床读书，一直到下午五六点，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。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，他可以看百科、玩编程或几何画板。

小波4岁开始读书，到7岁时，他学习了一至四年级上册的语文和一至九年级下册的数学。这期间，父亲是他唯一的老师。7岁后，小波基本上是以自学为主。

在小波的描述中，父亲的教学方式有点单一：语文每篇课文上三遍。第一遍父亲读，小波跟着读；第二遍小波自己读，直到完全无误；第三遍再复读一遍。每一遍完成后，用勾标记，三个勾打完，表示课文学完了。数学就是解释例题和定律，检查练习题。做错了用问号标记，第二天重做，直到做对为止。

“最多时错过三次。”小波说，他不懂什么“主语、谓语、宾语”，也没有学过识字、写作文。直到6岁学会了拼音，他才知道用金山词霸查字。“学会拼音后，任何字只要会读，我就能在电脑上打出来，但是写不好。”

小波说，曾经母亲李芳说要他学描红，但爸爸说会电脑就可以了，不用学写字。直到八九岁时，小波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
童年

“活动范围就在整栋楼，瘪软篮球只能踢不能打”

26日，第一次见到小波时，他高兴地拉着记者的手，“咚咚咚”地在整栋楼来回跑，边跑边比划，“屋内是教室和卧室，三楼大厅是羽毛球场，内阳台是足球场，外阳台是乒乓球室和游戏室。”

在二楼楼梯口有一个落满灰尘的瘪软的篮球。小波说，篮球有点漏气，不能打，只能踢。去年过年，社区工作人员来看望父子俩时，给小波带来一个新篮球，却被父亲扔了出去。当时他不敢阻挠，之后曾两次偷偷地跑出去找。这两次偷跑是小波11年来独自一人出门。

今年3月，因父亲重病无法下床，小波第一次在父亲的允许下走出家门，帮父亲买菜、端米粉、买冰淇淋。他每次都会紧张，总感觉大家看他的眼神怪怪的，不自在。

记者反复问到是否想上学，他总是坚定地回答“不想”，但稚嫩的脸庞、谨慎的眼神中偶尔闪过一丝迷茫。当记者建议父亲让小波上学时，父亲神情激动，双目瞪圆，说：“除非我死，不然绝不屈服。”记者准备继续做工作，小波突然伸出一只手捂住记者的嘴巴，望着记者，黝黑的眼珠中透着几分成熟和淡淡的忧伤。

27日傍晚，记者第二次见小波时，因进屋的步伐有些快，引起了吴先勇的反感。正在他大声指责记者“不尊重人”时，小波突然从屋内提着一把菜刀冲了出来，眼神尽是激动和愤怒，在父亲的喝止下，小波又悄悄回到屋内，玩起了自己的积木。